



进了腊月盼春节

张景云



每年到了腊月，气温会逐渐下降，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。不过，人们总会把这冰天雪地的天气与春节连在一起，我们的文化基因会在寒冬里准时苏醒，于是，寒冷中让人感到丝丝暖意。当凛冽的北风和随意飘下的雪花带来春节将至的讯息时，千家万户开始挂起大红灯笼，贴上窗花、春联，摆上丰盛的饭菜，迎接这个喜庆的日子。

春节像一坛陈年酒，初尝有些辛辣、细品才是时光的回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于过年，我没有了儿时那样的兴奋和激动；对于餐桌上的美味佳肴，也少了年轻时的欲望。然而对于春节的到来，依然如渴望见到老友一样翘首以盼。如果说儿时过年是在期盼那一桌丰盛的菜肴，而如今则是希冀围在桌边的亲人团聚。物质生活的提升，慢慢改变了过去的“年味”；快节奏的生活，也冲淡了那时过年的仪式感，但始终不曾改变的是，留在心灵深处的那份期盼和眷恋。

“盼”是年味中最醇厚的一部分，它让每个寻常的日子都指向那个被期待的节日，成为一段被拉长的时光旅程。腊月里，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，小区里的邻居们都忙碌起来。我和老伴儿也不例外，在家里擦玻璃、洗被单、给小外孙包好厚厚的红包……每天我都在翻日历，用笔在除夕那一天做了标记，心中遥望已站在不远处的春节。

走进农贸市场，发现这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穿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少了往日的焦躁与不安，多了几分烟火气的亲切感。人们手里拎着年货，脸上挂着舒心的笑容。摊位上的蔬菜、水果、肉类和水产品也比往日多了不少，摊贩热情地吆喝着，大声地叫卖，冻红了的手不停地忙碌着，似乎忘记了寒冷。卖吊钱、窗花、春联的摊位前挤满了顾客，那地道的“中国红”铺天盖地，不仅烘托出节日的氛围，也让人心里感到暖暖的。

我想起儿时过年的场景。那时盼望过年的心情，像悄悄燃起的一簇火苗，随着日子的临近火苗会越来越旺，让人心中暖烘烘、亮堂堂的。进了腊月，我常常趴在窗台上，向外望着，心里一天天数着日子，对于那个可以穿新衣、吃红烧肉、贴窗花的节日眼望欲穿。

儿时的春节，我热切期盼着一身新衣服。那是一个使用各种票证的年代，买布料需要布票。为了在春节时让我们都能穿上新衣服，母亲将平时节省下来的布票集中在年前使用。腊月里，我会追着问忙碌的母亲：“新衣服什么时候能够做好？”母亲说：“放心吧，过年准能让你穿上。”母亲没有学过裁剪缝纫，可她有一双灵巧的手。几天后，一块块新布料在母亲手里奇迹般地变成一件合体的衣服，我穿上它，在镜子前照了许久，就是不肯脱下来。

腊月二十三俗称“小年”，这一天像是春节的“前奏曲”，那个众人盼望的日子进入倒计时，年味一下子浓了起来。这一天，人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。记得那时每到“小年”这天，父亲总要早早起来，带领全家开始扫房。他说：“一年了，屋子里犄角旮旯有許多灰尘，要清除掉，干干净净迎新年。”我们把新笤帚绑在竹竿上，扫去屋顶和墙上的灰尘，用抹布擦掉家具上的尘土。擦玻璃是细活儿，要擦上几遍才能看

白，我依然会在腊月里企盼春节的到来。

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(四)

纱线牵起城市文脉

——棉纺三厂的工业遗产再生

张蓉 刘洋

工业记忆就此消失。“城市的发展，不应以遗忘为代价。”正是这份信念，让一场关于“保护与更新”的探索在棉三展开。

项目团队在这片面积10.7万平方米的土地上，重构城市功能与历史记忆的平衡。老厂房被纳入整体保护与改造的框架中——1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群中，一部分成为创意产业园，一部分延展为海河畔的活力街区。“要让棉三重新发声。”

规划团队确立了“运营前置、财务平衡前置”的思路——一边引入创意企业，一边通过地块收益反哺保护性改造，实现了老厂更新的可持续路径。建成后，园区里已有300余家文化、设计、科技类企业入驻，老厂房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走进今天的棉三，人们仍能从空间中感受到当年的“工厂逻辑”。规划师们保留了纱厂的“工艺脉络”：原棉自海河运来，经开棉、纺纱、织布，最终成包出库——整个生产过程被重新转化为空间序列。与此同时，那些承载生活记忆的场所——工人宿舍、大礼堂、图书馆、浴室等，也被赋予新功能，成为书店、展厅与咖啡馆等，“工厂办社会”的时代印迹延续成当代生活的一部分。

这里的一砖一瓦里都藏着故事。原厂区保留的钢架桁梁、红砖立面与天窗，经过修缮后成为新的建筑语汇；老机具被改造成景观装置，伫立在广场中央，仿佛在提醒着人们：这

《石楠树》(一作《石榴树》)当为第一：“可怜颜色好阴凉，叶翦红笺花扑霜。伞盖低垂金翡翠，熏笼乱搭绣衣裳。春芽细往千灯焰，夏蕊浓焚百和香。见说上林无此树，只教桃柳占年芳。”没去考证白公此诗作于何时，从诗中意推想，要不作于浔阳江头，要不作于洛阳城东。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是见不到红叶石楠的，到了白居易，看到路旁草莽，石楠上红叶如千灯焰，白公顿生怜悯之意，怜其好阴凉。

当然也可能是在洛阳。白公不愿去长安，只愿意待在洛阳，不卷入长安即刻纷争，中老年白公主动选择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洛阳，这职位是闲官，尚可养家糊口。白公本想去终南山的，跟王维一样彻底隐居，却在洛阳老来得子，迎俗世大喜，这份大喜，让白公对俗世再次热爱起来，看穿了生活真相之后，还继续热爱生活，也是英雄。彼时的生活白公称之为“中隐”，但到底心有不平，他

出得了华堂，进得了农房，红叶石楠惹人爱，是其叶作花。论写实红叶石楠，白居易其诗

到效果。当门窗上的玻璃能够照见人影，我心里也一下子透亮了许多。经过一天的忙碌，屋里已焕然一新，干净又温馨。

俗话说：“二十三，糖瓜粘。”按照民间习俗，“小年”这一天是祭灶的日子。城市里生活的人家大多没有灶台，但还是要祭拜灶王的。一向虔诚的母亲再忙也要放下手里的活儿，用麦芽糖和芝麻做成灶糖，而后摆在碟子里，放进小厨房。其实，祭灶的程序并不复杂，但母亲做起来非常认真。祭灶后，母亲会把灶糖拿出来让我们品尝。这糖的味道真香，酥而不腻。不知灶王上天是否为我们说了好话，但这灶糖的甜味一直留在味觉的记忆中，挥之不去。

随着春节的临近，家家户户开始忙着贴春联、窗花、吊钱、福字和年画等。每年这个时节我和家人都会到娘娘宫(今古文化街天后宫)这里，虽然天气冷，但是来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，好不热闹。供顾客挑选的吊钱、窗花、年画等商品琳琅满目。买完回家后，我先打开年画，在屋里迎面的墙上，把母亲最喜欢的杨柳青年画“莲年有鱼”贴在醒目位置上，接着把自己用心挑选的剪纸贴在门上。春联是上过私塾的父亲自己写的，我将其贴在门两侧，又贴上吊钱。平日里朴素的家门，经过一番“精心打扮”后分外醒目，一股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。

春节被称为“百节之首”，而除夕是一年中辞旧迎新的重要时刻。一年365天中，人们最期盼的就是这一天，远隔千山万水的游子，再忙也会在这个时候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。春节的临近，往往也是春运的开始，人们拎着行李带着孩子，回到思念的故乡。每到此时，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站人头攒动，庞大的人流如同涌动的春潮。而铁路和高速公路上，高铁列车和汽车在疾驰，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奔向故乡，不仅烘托出节日的氛围，也让人心里感到暖暖的。

想起儿时过年的场景。那时盼望过年的心情，像悄悄燃起的一簇火苗，随着日子的临近火苗会越来越旺，让人心中暖烘烘、亮堂堂的。进了腊月，我常常趴在窗台上，向外望着，心里一天天数着日子，对于那个可以穿新衣、吃红烧肉、贴窗花的节日眼望欲穿。

儿时的春节，我热切期盼着一身新衣服。那是一个使用各种票证的年代，买布料需要布票。为了在春节时让我们都能穿上新衣服，母亲将平时节省下来的布票集中在年前使用。腊月里，我会追着问忙碌的母亲：“新衣服什么时候能够做好？”母亲说：“放心吧，过年准能让你穿上。”母亲没有学过裁剪缝纫，可她有一双灵巧的手。几天后，一块块新布料在母亲手里奇迹般地变成一件合体的衣服，我穿上它，在镜子前照了许久，就是不肯脱下来。

腊月二十三俗称“小年”，这一天像是春节的“前奏曲”，那个众人盼望的日子进入倒计时，年味一下子浓了起来。这一天，人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。记得那时每到“小年”这天，父亲总要早早起来，带领全家开始扫房。他说：“一年了，屋子里犄角旮旯有許多灰尘，要清除掉，干干净净迎新年。”我们把新笤帚绑在竹竿上，扫去屋顶和墙上的灰尘，用抹布擦掉家具上的尘土。擦玻璃是细活儿，要擦上几遍才能看

白，我依然会在腊月里企盼春节的到来。

《石楠树》(一作《石榴树》)当为第一：“可怜颜色好阴凉，叶翦红笺花扑霜。伞盖低垂金翡翠，熏笼乱搭绣衣裳。春芽细往千灯焰，夏蕊浓焚百和香。见说上林无此树，只教桃柳占年芳。”没去考证白公此诗作于何时，从诗中意推想，要不作于浔阳江头，要不作于洛阳城东。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是见不到红叶石楠的，到了白居易，看到路旁草莽，石楠上红叶如千灯焰，白公顿生怜悯之意，怜其好阴凉。

当然也可能是在洛阳。白公不愿去长安，只愿意待在洛阳，不卷入长安即刻纷争，中老年白公主动选择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洛阳，这职位是闲官，尚可养家糊口。白公本想去终南山的，跟王维一样彻底隐居，却在洛阳老来得子，迎俗世大喜，这份大喜，让白公对俗世再次热爱起来，看穿了生活真相之后，还继续热爱生活，也是英雄。彼时的生活白公称之为“中隐”，但到底心有不平，他

出得了华堂，进得了农房，红叶石楠惹人爱，是其叶作花。论写实红叶石楠，白居易其诗

到效果。当门窗上的玻璃能够照见人影，我心里也一下子透亮了许多。经过一天的忙碌，屋里已焕然一新，干净又温馨。

俗话说：“二十三，糖瓜粘。”按照民间习俗，“小年”这一天是祭灶的日子。城市里生活的人家大多没有灶台，但还是要祭拜灶王的。一向虔诚的母亲再忙也要放下手里的活儿，用麦芽糖和芝麻做成灶糖，而后摆在碟子里，放进小厨房。其实，祭灶的程序并不复杂，但母亲做起来非常认真。祭灶后，母亲会把灶糖拿出来让我们品尝。这糖的味道真香，酥而不腻。不知灶王上天是否为我们说了好话，但这灶糖的甜味一直留在味觉的记忆中，挥之不去。

随着春节的临近，家家户户开始忙着贴春联、窗花、吊钱、福字和年画等。每年这个时节我和家人都会到娘娘宫(今古文化街天后宫)这里，虽然天气冷，但是来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，好不热闹。供顾客挑选的吊钱、窗花、年画等商品琳琅满目。买完回家后，我先打开年画，在屋里迎面的墙上，把母亲最喜欢的杨柳青年画“莲年有鱼”贴在醒目位置上，接着把自己用心挑选的剪纸贴在门上。春联是上过私塾的父亲自己写的，我将其贴在门两侧，又贴上吊钱。平日里朴素的家门，经过一番“精心打扮”后分外醒目，一股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。

春节被称为“百节之首”，而除夕是一年中辞旧迎新的重要时刻。一年365天中，人们最期盼的就是这一天，远隔千山万水的游子，再忙也会在这个时候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。春节的临近，往往也是春运的开始，人们拎着行李带着孩子，回到思念的故乡。每到此时，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站人头攒动，庞大的人流如同涌动的春潮。而铁路和高速公路上，高铁列车和汽车在疾驰，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奔向故乡，不仅烘托出节日的氛围，也让人心里感到暖暖的。

想起儿时过年的场景。那时盼望过年的心情，像悄悄燃起的一簇火苗，随着日子的临近火苗会越来越旺，让人心中暖烘烘、亮堂堂的。进了腊月，我常常趴在窗台上，向外望着，心里一天天数着日子，对于那个可以穿新衣、吃红烧肉、贴窗花的节日眼望欲穿。

儿时的春节，我热切期盼着一身新衣服。那是一个使用各种票证的年代，买布料需要布票。为了在春节时让我们都能穿上新衣服，母亲将平时节省下来的布票集中在年前使用。腊月里，我会追着问忙碌的母亲：“新衣服什么时候能够做好？”母亲说：“放心吧，过年准能让你穿上。”母亲没有学过裁剪缝纫，可她有一双灵巧的手。几天后，一块块新布料在母亲手里奇迹般地变成一件合体的衣服，我穿上它，在镜子前照了许久，就是不肯脱下来。

腊月二十三俗称“小年”，这一天像是春节的“前奏曲”，那个众人盼望的日子进入倒计时，年味一下子浓了起来。这一天，人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。记得那时每到“小年”这天，父亲总要早早起来，带领全家开始扫房。他说：“一年了，屋子里犄角旮旯有許多灰尘，要清除掉，干干净净迎新年。”我们把新笤帚绑在竹竿上，扫去屋顶和墙上的灰尘，用抹布擦掉家具上的尘土。擦玻璃是细活儿，要擦上几遍才能看

白，我依然会在腊月里企盼春节的到来。

《石楠树》(一作《石榴树》)当为第一：“可怜颜色好阴凉，叶翦红笺花扑霜。伞盖低垂金翡翠，熏笼乱搭绣衣裳。春芽细往千灯焰，夏蕊浓焚百和香。见说上林无此树，只教桃柳占年芳。”没去考证白公此诗作于何时，从诗中意推想，要不作于浔阳江头，要不作于洛阳城东。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是见不到红叶石楠的，到了白居易，看到路旁草莽，石楠上红叶如千灯焰，白公顿生怜悯之意，怜其好阴凉。

当然也可能是在洛阳。白公不愿去长安，只愿意待在洛阳，不卷入长安即刻纷争，中老年白公主动选择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洛阳，这职位是闲官，尚可养家糊口。白公本想去终南山的，跟王维一样彻底隐居，却在洛阳老来得子，迎俗世大喜，这份大喜，让白公对俗世再次热爱起来，看穿了生活真相之后，还继续热爱生活，也是英雄。彼时的生活白公称之为“中隐”，但到底心有不平，他

出得了华堂，进得了农房，红叶石楠惹人爱，是其叶作花。论写实红叶石楠，白居易其诗

到效果。当门窗上的玻璃能够照见人影，我心里也一下子透亮了许多。经过一天的忙碌，屋里已焕然一新，干净又温馨。

俗话说：“二十三，糖瓜粘。”按照民间习俗，“小年”这一天是祭灶的日子。城市里生活的人家大多没有灶台，但还是要祭拜灶王的。一向虔诚的母亲再忙也要放下手里的活儿，用麦芽糖和芝麻做成灶糖，而后摆在碟子里，放进小厨房。其实，祭灶的程序并不复杂，但母亲做起来非常认真。祭灶后，母亲会把灶糖拿出来让我们品尝。这糖的味道真香，酥而不腻。不知灶王上天是否为我们说了好话，但这灶糖的甜味一直留在味觉的记忆中，挥之不去。

随着春节的临近，家家户户开始忙着贴春联、窗花、吊钱、福字和年画等。每年这个时节我和家人都会到娘娘宫(今古文化街天后宫)这里，虽然天气冷，但是来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，好不热闹。供顾客挑选的吊钱、窗花、年画等商品琳琅满目。买完回家后，我先打开年画，在屋里迎面的墙上，把母亲最喜欢的杨柳青年画“莲年有鱼”贴在醒目位置上，接着把自己用心挑选的剪纸贴在门上。春联是上过私塾的父亲自己写的，我将其贴在门两侧，又贴上吊钱。平日里朴素的家门，经过一番“精心打扮”后分外醒目，一股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。

春节被称为“百节之首”，而除夕是一年中辞旧迎新的重要时刻。一年365天中，人们最期盼的就是这一天，远隔千山万水的游子，再忙也会在这个时候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。春节的临近，往往也是春运的开始，人们拎着行李带着孩子，回到思念的故乡。每到此时，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站人头攒动，庞大的人流如同涌动的春潮。而铁路和高速公路上，高铁列车和汽车在疾驰，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奔向故乡，不仅烘托出节日的氛围，也让人心里感到暖暖的。

想起儿时过年的场景。那时盼望过年的心情，像悄悄燃起的一簇火苗，随着日子的临近火苗会越来越旺，让人心中暖烘烘、亮堂堂的。进了腊月，我常常趴在窗台上，向外望着，心里一天天数着日子，对于那个可以穿新衣、吃红烧肉、贴窗花的节日眼望欲穿。

儿时的春节，我热切期盼着一身新衣服。那是一个使用各种票证的年代，买布料需要布票。为了在春节时让我们都能穿上新衣服，母亲将平时节省下来的布票集中在年前使用。腊月里，我会追着问忙碌的母亲：“新衣服什么时候能够做好？”母亲说：“放心吧，过年准能让你穿上。”母亲没有学过裁剪缝纫，可她有一双灵巧的手。几天后，一块块新布料在母亲手里奇迹般地变成一件合体的衣服，我穿上它，在镜子前照了许久，就是不肯脱下来。

腊月二十三俗称“小年”，这一天像是春节的“前奏曲”，那个众人盼望的日子进入倒计时，年味一下子浓了起来。这一天，人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。记得那时每到“小年”这天，父亲总要早早起来，带领全家开始扫房。他说：“一年了，屋子里犄角旮旯有許多灰尘，要清除掉，干干净净迎新年。”我们把新笤帚绑在竹竿上，扫去屋顶和墙上的灰尘，用抹布擦掉家具上的尘土。擦玻璃是细活儿，要擦上几遍才能看

白，我依然会在腊月里企盼春节的到来。

《石楠树》(一作《石榴树》)当为第一：“可怜颜色好阴凉，叶翦红笺花扑霜。伞盖低垂金翡翠，熏笼乱搭绣衣裳。春芽细往千灯焰，夏蕊浓焚百和香。见说上林无此树，只教桃柳占年芳。”没去考证白公此诗作于何时，从诗中意推想，要不作于浔阳江头，要不作于洛阳城东。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是见不到红叶石楠的，到了白居易，看到路旁草莽，石楠上红叶如千灯焰，白公顿生怜悯之意，怜其好阴凉。

当然也可能是在洛阳。白公不愿去长安，只愿意待在洛阳，不卷入长安即刻纷争，中老年白公主动选择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洛阳，这职位是闲官，尚可养家糊口。白公本想去终南山的，跟王维一样彻底隐居，却在洛阳老来得子，迎俗世大喜，这份大喜，让白公对俗世再次热爱起来，看穿了生活真相之后，还继续热爱生活，也是英雄。彼时的生活白公称之为“中隐”，但到底心有不平，他

出得了华堂，进得了农房，红叶石楠惹人爱，是其叶作花。论写实红叶石楠，白居易其诗

到效果。当门窗上的玻璃能够照见人影，我心里也一下子透亮了许多。经过一天的忙碌，屋里已焕然一新，干净又温馨。

俗话说：“二十三，糖瓜粘。”按照民间习俗，“小年”这一天是祭灶的日子。城市里生活的人家大多没有灶台，但还是要祭拜灶王的。一向虔诚的母亲再忙也要放下手里的活儿，用麦芽糖和芝麻做成灶糖，而后摆在碟子里，放进小厨房。其实，祭灶的程序并不复杂，但母亲做起来非常认真。祭灶后，母亲会把灶糖拿出来让我们品尝。这糖的味道真香，酥而不腻。不知灶王上天是否为我们说了好话，但这灶糖的甜味一直留在味觉的记忆中，挥之不去。

随着春节的临近，家家户户开始忙着贴春联、窗花、吊钱、福字和年画等。每年这个时节我和家人都会到娘娘宫(今古文化街天后宫)这里，虽然天气冷，但是来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，好不热闹。供顾客挑选的吊钱、窗花、年画等商品琳琅满目。买完回家后，我先打开年画，在屋里迎面的墙上，把母亲最喜欢的杨柳青年画“莲年有鱼”贴在醒目位置上，接着把自己用心挑选的剪纸贴在门上。春联是上过私塾的父亲自己写的，我将其贴在门两侧，又贴上吊钱。平日里朴素的家门，经过一番“精心打扮”后分外醒目，一股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。

春节被称为“百节之首”，而除夕是一年中辞旧迎新的重要时刻。一年365天中，人们最期盼的就是这一天，远隔千山万水的游子，再忙也会在这个时候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。春节的临近，往往